

彩色的娇娇

王鹏

你想听什么？

哦，你说初遇吗？

我第一次遇见娇娇时，夏天还没真正热起来，稍微升点温就被阵雨打蔫了，灰色石板砖永远是湿漉漉的，教室空气里搅和的是碳酸饮料与蒸发的汗水。本应是午休时间，而我，站在学校后花坛那里看喷泉。

要说学校花园里修筑喷泉这事儿我还真不能理解，明明也就是个小城市的小中学，偏偏要仿造西式建筑的风格，硬生生修进来一个喷泉，把花坛从旁边挤开，像个被拐卖的孩子，哗啦啦不停流着泪。正午阳光洒下来，照在身上，喷泉的水滴不时溅到我身上，冰凉的，心情才可以稍微从莫名的烦躁中抽离出。

我也是这时才注意到有个女孩，在刻了学校校训的假山后面探头探脑，发现我注意到她了，索性也不隐藏，大大方方走出来，朝我走来。

我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她穿的不是校服，而是一条长长的碎花裙子，裙子上面褶皱很多，像从压箱底的物件里收拾出来急急穿上的，裙子是白底，在看清之前，只觉得是点点红色斑块凝在上面，走进来仔细瞧，才发现那是朵朵玫瑰花，并未完全吐露芬芳，反而是谦卑地含着蕊，全是花骨朵。

“我叫娇娇。”她笑着说，嘴里含糊着属于这里的乡音，听起来有点像“妖妖”。

我头有点疼，最近做了太多卷子，但成绩都不尽如人意，被老师请去办公室谈了好几次，每次从办公室出来后又感觉自己什么都忘了。

“我叫王鹏。”我说。

娇娇又笑，两只眼睛眯起来，眼尾上翘，几乎不见眼仁。

后来我和娇娇算是迅速成为了朋友，我们经常会在一起闲逛，学校操场，回家的小道，她都会笑脸盈盈地陪在我身边。

你问我还有什么回忆……

我记得，有次我们走着走着，我看着娇娇，指着对面马路的空房子，语气里染了点得意，对她说道：“你知道为什么那些房子是黑的吗？”

她像是没听到我说话似的，只是瞪着她那大眼珠子望向那些不知修了多久也没建成的工地，她的眼珠子可真大啊，比钱主任手上戴的沉香都大，我看那两颗黑白珠子直愣着突兀着，生怕一个不留神，这心灵之窗就得“咕噜”滚下来。

“那些房子其实可以看作黑体，这是一种物理学上的概念，”我自顾自地说，“因为没有光线从里面射出来，所以我们看起来是黑的。”

“主语错误。”娇娇这时候便知道纠正我了，她总是喜欢纠正我的各种语法错误，以及评论我的奇怪比喻。

“看起来黑的不是我们，是那个房子。”

我撇撇嘴，正搜肠刮肚如何反驳，娇娇又开口了：

“不过，其实，我们也是黑的吧。”

那天回家的路上，娇娇突然开口了：“真想明天世界就给毁灭了。”

我没有说什么，只是觉得这样的话不应该从她嘴里说出来，娇娇应该是热烈的，鲜活的，她的世界应该是充满了阳光的。

她本来是走在我前面蹦跳着走的，突然回过头来说：“王鹏，笑一个。”

她嘴唇比较厚，即使闭上嘴也很难得严丝合缝地紧抿着，这使她看起来有一副忠厚老实的模样，可惜眼睛太大，又没带眼镜，促狭的微光稍不流神就走漏了风声。

我摇摇头说：“我不会。”

说完这句我就后悔了，其实我是会笑的，可话到嘴边又被刻意修改，自己也觉得烦恼。

最后一次见她是在最热的三伏天。

我仍然喜欢一个人待在喷泉边，她仍然穿着那条碎花连衣裙，我和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，她问我对X老师有什么看法，嗯对，不好意思，娇娇告诉我不能随便向外人提到X老师的事。

我对X老师没什么看法，反正他是最喜欢放学后把我叫去他办公室的人。

反正就在这时X老师突然过来了，我老远看到他的身影，赶紧冲娇娇挤眉弄眼，娇娇立马转身跑了，我看着她的白裙子飞快地没了影，像个幽灵似的。

这回眼睛成了叛徒，被笑意裹挟着柔和了眼角，卑微地褶皱起来。

那天放学后我上楼时有路过X老师的家，我和他家住一栋楼，我们住的都是老式校区，楼层也低，没有修电梯。他家门敞得大大的，里面亮亮堂堂的勾人眼，我知道人的内心都有窥探秘密的冲动，还好我及时秉持住了自己的内心，没再多看X老师的家一眼。

内心里的念头跟冒火星似的，噼里啪啦往外冒。想着平时一扇扇关着的房门冷冰冰的，没觉有任何不对，现在被兀地豁开一道口子，露出其中光亮来，里面的陈设即使只扫一眼也能看得一清二楚，像剥开了皮囊，开膛破肚后余下的是鲜血淋淋的简单与直白。

我知道我的脑子又开始像疯了的野马似的乱扑腾，自己也觉得厌烦，这种近乎幻觉的臆想已持续了许多年，所以，就像你们翻到了我的日记，我爱把这些东西写下来，但我有说过吗，我很讨厌你们随便拿走我的日记，然后说我有病。

陈怡婷

不好意思啊庄医生，我确实对王鹏同学的事情不是很了解，这一点我也很愧疚，毕竟我是他的班长，但确实平时没怎么和他交流。

但是我可以很肯定地说，我从没见过什么“娇娇”。或者说，我平时没有看见过王鹏和其它什么人来往。噢，原来您是知道的，所以才来问我的，可是真的不好意思，我也不怎么了解他。

谈谈平常的王鹏？

嗯——怎么说呢，他是个有点孤僻的男生，身材比较瘦弱嘛，平时也不爱参加体育锻炼，体育课也经常请假，平时身边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好像没什么朋友。可是，这也

不能怪班上其它同学吧，因为王鹏这个人总给人一种阴沉沉的感觉，而且最近越来越明显了。

对，是最近。我记得初一刚入学的时候，王鹏给人感觉只是一个有点内向的人，之前也会主动帮同学忙，比如帮值日生擦一下黑板，帮课代表抱一下作业这种，可也就是最近，不知道是不是学习压力变大了，他成绩下滑得很厉害，尤其是数学，肖老师就经常叫他去办公室，感觉之后他就越来越阴沉了。

您想问肖老师吗？肖老师是我们的数学老师，人很风趣，上课一点也不无聊，我们的同学都很喜欢他，而且我们班的数学平均成绩在年级也是名列前茅呢，而且我这次数学期末考试单科成绩是年级第一呢嘻嘻。

不好意思我又扯远了，您还是想和我聊王鹏的情况对吧。

我最近有听班上的同学说，王鹏的父母在带他去看心理医生，就是您对吧，虽然我也不是很清楚您来学校做什么，但是我可以和你保证，我们同学对王鹏同学虽然不能说特别热情，但整个班级的氛围是非常团结积极向上的。

我觉得他才没病呢，他应该就是想趁机休学吧，不用太在意吧。

钱主任

连我也要问吗？好吧。

我对王鹏这孩子并不熟悉，说实话，虽然我是他们年级主任，但我的主要工作中心是在每个班级学习的管理上，你也要理解，我们这一个月就有26个班级，让我记得每个学生确实是不可能的事。就像医生你，能记得你看过的每个病人的名字吗？

你还真记得？好吧。

娇娇，娇娇……我从没听过这名字，只是听说王鹏一天到晚都在念叨，最近不也是因为这事儿闹大了才请你过来吗。

是啊，莫名其妙。突然就到警察局报警，说娇娇失踪了，要求警察局立案侦查。可娇娇是谁？真名叫什么？像年龄家庭此类信息一概不知，这可不就是生病了吗？

也不知道这孩子好好的怎么就生了这种病，你们管这叫什么来着？精神分裂？人格分裂？唉，不管怎样，他就是个可怜孩子，也苦了他们一家，这上哪给他治病啊。我们决定让他暂时休学，可能确实是学习压力的原因，毕竟要中考了，现在的孩子都喜欢一言不发自己往自己身上加压力，说不定过段时间他自己就会想通，然后回到现实世界来吧。

原生家庭？这我还真不了解，你可以问问那孩子班主任，不过还真的可能是那孩子父母的问题。唉，算了，你凑近点，我悄悄告诉你，这话你也就当听着玩玩儿就好了，也别和其他人说是我告诉你的。

我听办公室的老师说，他父母在闹离婚，估计孩子就为这事儿烦心呢，要我说，都是当爸妈的没管好，总喜欢出事了就把责任丢到学校来，我们学校是真的没有一点责任啊，你刚刚也问了他们班班长对吧，我刚刚看到了，陈怡婷嘛，我对她印象挺深的，好像经常在年级前五。

话说回来，你真的在意娇娇这个人到底存不存在吗？

我之前也听说过你们心理咨询师按小时收费，唉，真让人羡慕，你看看我感到这么大岁数了还是拿着那点死工资，我可告诉你，我才不会在外面办什么补习班，不像某些老师……

王鹏的数学老师？庄医生，你问这个干嘛？

肖老师最近在出差进修，去大学里听专家讲座了，现在确实不在学校，我说庄医生啊，你是个医生吧，怎么在我的办公室里问着问着，倒像个警察了。

庄医生

调查到现在其实还是模糊的，但是，模糊的到底是真相，还是我自己呢？

王鹏的父母也不愿意怎么配合我，但是反而默契地推卸自身责任，我当时就在咨询室里的办公椅上面坐着，我知道王鹏在门外，电脑屏幕上显示着外面等候室的实时监控录像，我刚刚把王鹏他们几个人的录音大概转成文本储存起来，放进文件夹里，然后给新文件夹命名：“王鹏”。

做完了这些后我从电脑前离开，整个身子靠在我的沙发椅上，新买的皮具，广告说的符合人体力学，是那个钱主任托人送过来的，躺起来很舒服。我盯着屏幕，喝了口咖啡。

王鹏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门外休息室的沙发上，是我让他现在那等候的，我还让小刘给他倒了杯水。王鹏两只手端着水杯，我猜想他可能是在发呆，或者手冷了想拿接了开水的纸杯暖暖手，他眼里的光好像已消退了大半，他有些愣愣的，但我也清楚他身体没有大的问题，就只是愣愣的，像住进另一个空间，对身处这个空间的其他人毫无感知。

他整个人如纸片般规整地坐在沙发边怔怔看着白白的瓷板砖，那瓷板砖干净得能看清人的投影，但到底还是不如镜子，是模糊的，像无底的深潭，仿佛能听见水底传来模糊久远的回音。

我想了想，决定让他去医院做一次正规检查。如果他真的有精神疾病，那就不是我这个咨询师能够负责的范畴了。

王鹏

你好，被人夺走的笔记本。

他们都说我生了病，我有些无语，也有些想笑。除了那个总是一脸歉意看着我，眉毛粗的庄老师，我敢说，就心理学方面的书，他们没谁看得比我多。

可看钱老头的嘴角撇得都快到地上了，我还是选择当个傻子。我们同学间都爱笑老钱，听说老钱年轻的时候被叫做小钱，现在老了老了，还是没有钱。

老钱的嘴角永远是指着地的，像被人拿细线穿过嘴角挂了好几块实打实的重铁，就算破天荒见他笑了，也感觉是苦笑着的，开始我总以为他是故意这样，后面才慢慢知道，有人天生脸就长这样，从小钱到老钱，永远臭着一张脸，本来觉着这人也太搞笑了，后面想想，总是苦着一张脸，这人也太可怜了。

不过说回我没病这回事，我现在严重怀疑他们是要拿我当不可回收垃圾，着急填埋处理了，生怕别人窥到点不好的苗头。不过就算这样，我也肯定不会扯着嗓子大喊我没病，不然我就真成有病了。

一直觉得心理评估是场彻头彻尾的骗局，尤以眉毛庄和苦瓜钱两人狼狈为奸。

但我其实想说的是我好像又想起了些，娇娇必然是真实存在的。她在我掌心写字，拿我校服袖子编一个大疙瘩，把喝不完的饮料偷摸着倒在校园后花坛里，这些回忆的片段清晰得可怕，一个个找上我记忆的闸门来，我拼命抱住刹车，才不至于发生意外事故。

可我越用力想记起娇娇的面容，脑袋只会疼得更厉害，能够浮现在眼前的是娇娇的长裙子，突然又变成了裤子，娇娇的长头发，忽然又变成了男生的短发。我看着她，看着他满脸是泪，被拽住，被拉住，被束缚住。城池失势，被攻陷，被侵略，他被当作一面团，被人拿在手里随意揉搓。

后来我想了想，所有人都说娇娇是不存在的，那么我该如何证明她的存在呢？

我总觉得我抬头就能看见她，看见娇娇。她的灵魂高高浮在天空上，我可以看见她身体的形状，只是形状，她的整个身体已经变得透明，但仍然反射着彩色的光泽。

我能告诉谁呢？告诉风吧，告诉树叶吧，你们去得快，嘴巴也紧。

或许其实我知道，只是强迫自己不知道。

有块记忆串联着一大片热土，像交接的板块，突然迎来一场强震，开始进行剧烈运动。

我想起满是萤火虫的夜里，森林上上下下处处都是眼睛，这个城市没啥好处，就山多，往哪走都是山，看哪都看不远。

娇娇啜着嘴唇，悄悄凑到我耳朵旁对我说：“我要杀了X老师。”

我想起了，我看见了，X老师豁开的大门，白净净瓷砖上躺了个洋娃娃似的人，地上流的全是血，像绸缎，像天鹅绒，像满地的玫瑰花。

我当时进去了吗？我不记得了。

是的，我把这件事也给警察说了，他们也去做了血迹检验，就算是清洁过的，这么短时间也一定检验的出。

可是他们竟然说没有任何反应，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但我发誓，是真的，我没有看错，血，全是血。

我知道娇娇定是失败了，所以她在没有再在我面前出现。

我想起她穿那条碎花白裙子，彩色的，腰肢纤细，在山坡上摇摇摆摆。

怎么知道，一下子就穿风筝线上，被糖汤圆似的太阳带走了呢？